



奶奶的煤油灯

■ 王茹 (江苏)

秋末的风胡乱地刮着，不管生活赋予了我们什么？秋天的气息总是踏着落叶而来，大地打翻了调色板，不知趣的银杏树叶还只想倾心自己脚下的那抹白，此时窗外的景象都带着些凄凉与无奈。

老院子里的围墙比往常高了许多，依稀传来奶奶咳嗽并喘着粗气的声音，院子里的枣子树也结了厚厚的一层皮，好像知道冬天的到来会把自己冻得体无完肤，奶奶点燃床头的煤油灯，这个灯玻璃早已泛着金黄，两边的把手早就磨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，灯芯也是泛着黑点，但依然闪着微光，光线看上去那么暖那么温馨。

奶奶坐在床上，身披一件格子搭配缝制的旧棉袄，满脸的皱纹已经数不清经历了多少的故事，旁边的煤炉子吱吱冒着烟，咕嘟咕嘟的水声伴着这个清凉的秋，温

暖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，看见我们这些小小的顽童进来了，奶奶推掉到鼻尖的老花镜看着我们，瞬间笑得如花般灿烂，露出两排所剩不多的“卫兵”牙齿，放下手里的缝衣针，拍拍盖的厚厚的被褥，说道：“毛孩子，来坐在床上，暖和暖和。”我们嬉笑着摇摇头，快速端走奶奶的煤油灯，一哄而散地跑了出去，几个孩子头和头顶在一起，研究着奶奶煤油灯的原理，但研究了半天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也没有明白，最后你争我抢地弄洒了一地的煤油，此时奶奶迈着蹒跚的步伐，嘟嘟囔囔地赶来了，我们扔下煤油灯一溜烟没有了影子。

你去过乡下吗？你可能见过老式的茅草屋顶农舍，屋顶和屋角都长满了苔藓，当然还会有一只看门狗，谁从门口过，它都会乱叫一通，放学回家的孩子远远看见

屋上烟囱缓缓飘着轻烟，心里就特别踏实，因为知道奶奶在围着围裙等待归家的孩子。半夜朦胧中醒来，看见奶奶的小屋里依然闪烁着微光，就知道奶奶又点着煤油灯看着墙上的黑白照片思绪万千，但手里依然会缝制着来年冬天我们穿的棉袄，漆黑的夜只有这盏煤油灯陪着奶奶，伴随着奶奶时时的咳嗽声，火苗一颤一颤的，好像看懂了奶奶的故事，我想这盏煤油灯或许见证了很多古老的故事，也变得那么消极和沧桑了。

时光如梭，转眼我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而立，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，突然发现童年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又是一年秋风起，落叶还是那么无情，马致远笔下的“小桥流水人家，夕阳西下”的景象照进现实，落日的余晖洒向屋后的林子，映衬着池塘里的水面波光粼

粼，就如奶奶手里的煤油灯一样，安静而美好。

多年不见，房梁上的苔藓早已褪去它的繁华，屋子进行了修缮，华丽而优雅地坐落在村子的角落，那盏煤油灯依旧放在柜子的上面满目疮痍地看着这灯火通明的世界，我能读懂它的焦虑和孤单，好像身处另一个美好世界的战士，见证了百年变迁却发现自己早已无用武之地了，只能眼巴巴看着自己身上的铁锈一点点地覆盖原本的色彩，渐渐老去的叹息已经配不起这灯火通明的夜晚。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。

又是一年秋风起，残云卷起落叶，奔走的孩童捡拾着村里的落叶制作出一盏盏漂亮的落叶灯笼，妈妈擦去煤油灯的灰尘，缓缓地放在奶奶的照片旁……

扭曲的友情

■ 筱磊 (黑龙江)

在繁华都市的一座摩天大楼里，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。公司里有一对好朋友A和B。

A工作勤恳，任劳任怨，对待每一项任务都扎实认真，是公司里公认的实干派。B思维敏捷，高瞻远瞩，善于运筹帷幄，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
最近，公司有一个领导岗位空缺，A和B凭借着自身的能力双双入选。总经理分别与他们进行了单独谈话，让他们陈述上岗的理由。A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工作细节的把控能力和提升效率的计划；B则展示了自己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和战略布局。

谈话结束后，总经理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复：一个全面抓，一个抓全面。

A和B都觉得自己得到了公司的信任与认可，满意而归。一碰面，A兴奋地说：“公司信任我，让我全面抓工作。”B也不甘示弱，扬着下巴说道：“公司任用我，让我抓全面工作。”

话一出口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。A望着B，眼神中原本的亲切与信任，此刻多了一份荣幸与无奈。B瞅向A，目光里少了往昔的平等与友善，多了一丝居高临下与盛气凌人。

曾经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因为一个职位的竞争，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们在工作中的明争暗斗，互相使绊子，曾经的友情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直到有一天，公司的一个重大项目因为他们的内斗出现了严重失误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。这时，他们才幡然醒悟，然而，破裂的友情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……

台湾新诗学会代表团参加国际诗酒文化大会

华夏早报讯（记者 黄昭蓉）9月12日，第八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在四川泸州开幕。本届大会由泸州市人民政府、《诗刊》社联合主办，中国诗歌网、泸州老窖·国窖1573研究院、中视华凯传媒集团承办。

9月13日，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的文学主题活动，“海峡两岸诗歌交流暨绿蒂《隐匿的黄昏》作品交流会”同步举行。《中国诗歌网》总编金石开主持，台湾新诗学会理事长绿蒂、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、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，以及吴思敬、祈人、陆健、胡亮、陈颀、杨小滨、黄昭蓉等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多省代表性的文学院教授、评论家、著名诗人参加了交流会。

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总结说，绿蒂作为一位长期坚持创作的著名诗人，同时还是一位组织者，由他担任发行人的台湾诗刊《秋水》也走过半个世纪，将和《诗刊》等做为中华文化的拼图，留下历史的见证。



沙漠之舟
摄影 | 盛近 (安徽)

老乔

■ 晓剑 (山西)

老乔偏瘦，瘦里吧唧的。一个大男人，看上去，最多也就是个百来斤。看到老乔，让人想起《地下交通站》里的那个贾贵。瘦得有型，瘦得忍俊不禁。老乔脸黑，皮肤黑。我的几个同学称他小黑儿。他听了，也不以为意，只一笑了之。老乔说，脸黑怕啥，心不黑就好。老乔还说，白脸奸臣，红脸忠臣，黑脸是大大忠臣。老乔说，黑脸包包文拯，就是宋朝的大忠臣。某次饭局，老乔还以黑为题，即兴来了一段蒲剧《三对面》唱段：“说臣黑来臣倒黑，臣赛过三国猛张飞。猛张飞来不算黑，亚赛过唐朝尉迟敬德。头戴黑来身穿黑，我浑身上下一锭墨”。

老乔是洪洞南垣人，虽是农村娃，身小力薄，却没

受过什么苦。上过高中，可惜高考落选，未进过大学门槛。好在吉人自有天相，县上一次招聘，考上财会，进了体制内，端上了铁饭碗。老乔心眼活泛，办事牢靠，能递上手，领导放心。没几年，担任乡镇财政所长，算是乡镇里的财务大总管，领导跟前的红人。老乔也有苦恼的时候。上面提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。老乔私下说，下面是两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。一个乡党委中心，一个乡政府中心。下面的人，苦哇，难哇。老乔用轻松的语调讲这些。从老乔的神色里，看不到苦和难。反倒看见老乔对乡镇工作的留恋和不舍。

老乔还讲过一件趣事。乡里的一个工作人员，拿了一个油条条，让老乔报销。那个工作人员霸道地说，头

儿已经打过招呼了，这个条子立马报了，我要拿现金！老乔拿着油条子看了几眼，慢悠悠地说，不报。那个工作人员急了，说，这可是头儿亲自给我说的，让我找你，让你马上报销！老乔歪了歪头，把那个工作人员看了半天，又慢悠悠地来了一句，头儿说了也不报。那工作人员气不打一处来，狠狠地瞪了老乔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去哪里了？找领导，打小报告，告黑状！领导听了，火气就上来了。这个小乔，连我的话也不听？！立马找人，把老乔叫到办公室。问老乔，这个条子不能报销？老乔老实回答，不能。不能？为什么？！领导的声音高了几个分贝。老乔不慌不忙，对领导说，你看看他加油的日期。领导拿过油条子，看

了看，日期有吗，二月三十号……，刚说到这里，领导反应过来了，哈哈，哼，这个呆子！！后事如何，老乔讲没讲，我忘了。反正讲到这里，我和老乔一起哈哈大笑，笑个没完。

后来，机缘巧合，我和老乔调到一个单位，共同办一份报纸。我和老乔配合默契，相得益彰。用老乔的话说，我是司令，他是政委。两人有分工，更有合作，相互补台，从不拆台。工作顺风顺水。那也应该算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吧，工作拼，喝酒拼，真的像极了《亮剑》里的李云龙和赵刚。

而今岁月虽逝，友情犹存。思忖着，多会有时间，与老乔联系一下，喝几杯？